



▲馬思純（左）與周冬雨得獎後開心擁吻
受訪者供圖



▲馬思純（左）在《七月與安生》劇照
受訪者供圖



▲馬思純飾演的林七月一角受金馬評審團認可
受訪者供圖

一念一思純 七月又安生

獨家訪金馬影后馬思純

剛剛落下了帷幕的第五十三屆台灣電影金馬獎上，內地電影包攬了最佳導演獎（馮小剛）、最佳劇情片（張大磊）、最佳男主角（范偉）等多項大獎，而其中，最為令人矚目的當屬最佳女主角一獎的結果——內地演員馬思純與周冬雨憑藉電影《七月與安生》雙雙捧起金馬獎杯，成為了金馬史上的首例雙影后。

一夕之間，八五後女演員馬思純成為了風頭正勁的焦點人物。本報記者於第一時間聯繫到新晉影后馬思純，與正在趕往拍戲片場的她進行了一場電話專訪，一窺其成名背後的心路歷程、一探其光環之下的從影感悟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榕欣

「這是給我們電影最好的結局，因為七月和安生本來就是一個人。」對於領獎封后，馬思純喜出望外：「一開始，其實挺失落的，因為我們入圍了好多獎，結果一個都沒拿到，沒想到最大的驚喜在後面。」如其所言，雙影后的結局是誰也沒有事先料到的，當頒獎嘉賓馮小剛讀出周冬雨的名字時，思純與她相擁以賀，而當馮導拿過話筒說：「還有一個，馬思純」的時候，思純喜極而泣，整個劇組亦隨之激動不已，歡欣之情溢於言表。

決心做藝人 折騰也幸福

領獎時，情感細膩的馬思純幾度灑淚，她手握獎杯泛着淚光地向對手兼好友的周冬雨致謝：「有一個好的對手才能有一個好的我……如果沒有你的話可能我不會站在這兒」，隨即又破涕為笑道：「當然，沒有我的話可能你也不會站在這兒。」那短短的幾分鐘之內，簡單的幾句話之間，金馬雙后之間的深厚情誼已然可見。

正如電影同名小說的作者安妮寶貝於《七月與安生》一書中寫到的那般：「世間最美的艷遇，是遇見另一個自己。」七月與安生如是，思純與冬雨亦如是。

電話訪問中，思純告訴記者：「（頒獎禮）那天晚上，除了爸爸以外全家人都睡了，沒有人關心結果，也從來沒想到我會得獎。」但她獲獎後最想感謝的人還是父母：

「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把我生得這樣情感豐富，我不是專業的科班出身卻也對鏡頭敏感，對表演有慾望。我想，這也與父母對我的性格塑造和培養有關吧。」這樣一個乖巧懂事又沉穩細膩的馬思純，在很多方面都與電影裏安靜沉穩的林七月有着或深或淺的相似之處。然而，當這個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畢業，原本可以過平靜生活的女孩兒決定走上遍布輿論、沉浮不定的演藝道路之時，她又何嘗不像那個敢拼敢闖的李安生呢？

馬思純說：「以前只覺得自己會像普通人一樣讀書、畢業、工作、生活，就算小時候演過戲，那也是小時候的事了。長大後父母還是希望我能走更安穩的人生道路。」即便如此，她還是抱着對表演藝術的熱愛，堅定地選擇了這條道路。

小姨領進門 封后靠個人

安妮寶貝在筆下這樣評價安生：「女孩子可以走的路很多，人生折騰點未必不幸福，只是很辛苦……」馬思純的人生，也許從她選擇以表演為事業時開始變得或辛苦或折騰，但未必不幸福。

談及馬思純的家人，她的小姨蔣雯麗（著名實力派演員）和小姨夫顧長衛（著名導



▲在金馬獎上喜獲「最佳女主角」獎的馬思純笑容燦爛
受訪者供圖

演）可謂其從影道路上不能不提的人物，但星級家屬給她帶來不可忽視的光環之餘，隨之而來的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。

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四日出生於安徽省蚌埠市的馬思純，在七歲那年就出演了她人生的第一部電影《三個人的冬天》，十三歲時又出演了她的第一部電視劇《大宅門》。思純說：「《三個人的冬天》需要一個小演員來演小姨（蔣雯麗）的女兒，可她當時還沒有孩子，世界上跟她長得最像的小孩肯定就是我了。演《大宅門》是因為他們要找一個少年版的蔣雯麗，她那會兒還是沒有孩子，還是我長得最像，所以就演了。」

於是，自馬思純踏入演藝圈的第一天，

事是重要的》



▲馬思純（左）與其小姨蔣雯麗
網絡圖片

她就被貼上了「蔣雯麗外甥女」的標籤。但這個開朗的北方女孩只是笑笑說：「沒關係」便開始了自己的努力演藝路。二〇〇八年，馬思純主演了愛情劇《戀人》並由此正式出道，步入演藝圈。二〇一二年，她憑藉電影《歲月無聲》獲得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最佳新人獎，獲得業界肯定。但真正讓馬思純贏得觀眾認可的，當屬二〇一四年在台灣男演員蘇有朋首次執導的青春片《左耳》中，由她飾演的「黎吧啦」一角。為了更加貼合角色，彼時有些微胖的馬思純在二十天內極速減重二十磅有餘。電影公映後，馬思純被網友評為片中最會演戲的演員，並憑藉該角色獲得第五十二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女配角提名。

今年，馬思純在冒險片《盜墓筆記》中突破自己，飾演冷酷打女「阿寧」，而該片亦創新票房突破十億元人民幣的佳績。如今，憑藉劇情片《七月與安生》獲封金馬影后的馬思純，早已用實力證明自己並不是依靠在「小姨光環」下的「關係戶」，影后之稱實至名歸。

「給你一個七月，換你一個安生。」馬思純給了電影一個充滿爆發力的七月，電影

亦選之以滿是出彩經歷的安生。

在訪問中，馬思純說：「小姨活出了女人最幸福的樣子：有成功的事業也有美滿的家庭，她是從影道路上的『指路人』也是我的榜樣。」即便如今已然獲封影后，她認為自己所做一切唯心而已：「這個獎對於我來說是個肯定也是鼓勵，但並不會改變什麼，我還是會繼續拍戲，繼續做我想做的事。」談及未來的戲路規劃時，開朗如她坦言，拍不了恐怖片，但其他的角色都願意嘗試，只為演戲是她的興趣所在。

演戲為興趣 出書留念想

在名利浮躁的演藝圈中，功成名就之餘還能保有一顆文人之心，實屬難得之事，而馬思純便算得上這難得之一。

自幼在家庭的書卷氛圍下浸染長大的馬思純文筆不俗，二〇〇七年，作家饒雪漫邀其為自己的小說《甜酸》擔當書模，馬思純因此與饒雪漫結緣。在饒雪漫的鼓勵下，去年，馬思純出版了她的首本圖文隨筆集《如果有一件小事是重要的》。訪問中被問及出書的緣由時，思純答道：「沒什麼特別的原因，就是想把平時寫的東西積累起來，給自己老了以後留個念想。」

一念一思純，雲淡且風輕，想來藝術原也是她骨子裏與生俱來之物吧。

傳承與團結 香港電影光芒照耀金馬獎

楊勁松

第五十三屆台灣電影金馬獎上，《樹大招風》、《一念無明》、《七月與安生》三部香港電影獲得五項獎，港片的勃勃生機格外矚目。

連中三元難能可貴

陳可辛監製、曾國祥導演的《七月與安生》讓周冬雨與馬思純獲得並列最佳女主角，贏過最具競爭力的范冰冰。因《我不是潘金蓮》獲提名的范冰冰已獲聖塞巴斯蒂安國

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，這是國際A類電影節大獎，圓形與方形畫幅的大膽探索，體現馮小剛導演藝術創新的膽略的同時，也給質疑范冰冰的表演留下一個理由。與范冰冰洗盡鉛華的素描表演相比，周冬雨、馬思純的表演更濃烈與直接，更易獲得華語評委的好感。馬思純兩度入圍金馬獎，更有附加分。所以，金馬獎頂着輿論大忌將影后由二人並列，情有可原。范冰冰親臨台北，先是出席金馬影展首映禮，再出席提名晚宴，體現出

對金馬獎的尊重，她雖敗猶勝，贏得大度與從容。

《七月與安生》是香港製作團隊生產的內地題材電影，標準的港產合拍片。內地巨大的電影市場，讓香港電影人獲得十餘年創作與生存空間，但也制約了低成本在香港本地電影的成長。所以，《樹大招風》、《一念無明》這兩部純港片贏得金馬獎，更為可貴。

《樹大招風》以二十年前香港犯罪史上的三大賊王的真實事件為創作背景，虛構了三名惡名昭彰犯罪分子在香港回歸前夜企圖聯手，最終被造化弄人，黑暗梟雄終究運籌消亡於新時代曙光來到之前。儘管該片在刻畫當年內地海關官員腐敗上有失真實、或存敗筆，但瑕不掩瑜，全片很好地再現了當年的香港風情，人物刻畫生動，三個故事線通過結構敘事的蒙太奇渾然一體，因而獲得過金馬獎最佳剪輯獎、最佳原著劇本獎，這是含金量最高的兩個獎。在美國奧斯卡獎中，這兩項獎一般都被最佳影片攬入懷中，事實上，《樹大招風》確實微弱差距與最佳劇情片獎失之交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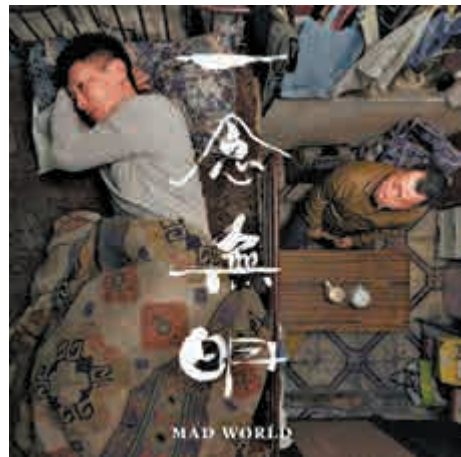
《一念無明》講述的是當下香港一對心懷愧疚的父子如何面對過去的家庭故事，尚未公映，卻獲得最佳新導演、最佳女配角兩

項獎。《樹大招風》三位導演也同時入圍了最佳新導演，他們是杜琪峯的門徒；而《一念無明》導演黃進的恩師則是曾志偉，但曾志偉落選於最佳男配角獎，黃進獲獎是對曾志偉最大的獎賞，也是對香港電影人傳承精神的肯定。

低成本中成就品質

《樹大招風》投資成本五百萬港元，卻匯集杜琪峯、任賢齊、陳小春、林家棟等主創；《一念無明》則是曾志偉出資二百萬港元拍攝，他本人聯合余文樂、金燕玲等明星零片酬主演。兩部電影的總投資加起來還不夠一位內地明星的片酬之多，這在內地影壇難以想像。這兩部港片在低成本中成就品質電影，體現出香港電影人的團結。團結一心傳承與堅持香港本土電影文化品格、培養創作新力量，這是《樹大招風》、《一念無明》能在金馬獎上突圍的成功原因。

今年，香港家喻戶曉的明星許冠文因台灣電影《一路順風》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，雖然敗於內地戲骨范偉，但他的出現又代表着香港影人對台灣電影的支持，如同以陳可辛為代表的香港影人對內地年輕影人的扶持。《一路順風》、《再見瓦城》是兩部入



▲香港導演黃進憑藉《一念無明》獲封金馬「最佳新導演」
網絡圖片

圍今年最佳劇情片的台灣電影，但與《我不是潘金蓮》、《樹大招風》相比還是顯得遜色很多，所以今年台灣電影雖獲二十二項提名，卻只贏得最佳男配角、最佳攝影、最佳美術設計、最佳原創電影音樂、最佳紀錄片、最佳動畫短片等六項獎，其他重要獎項均被內地與香港電影瓜分。今年的台灣金馬獎成了內地金雞獎，這不僅是內地網友的調侃，特別是連最佳新導演獎都無緣的內地文藝片《八月》卻獲得最佳劇情片獎，更是引起台灣影迷與媒體的質疑。

就內地、香港、台灣三地電影產量而言，內地電影人佔領金馬獎獲獎名單不足為奇，這也體現出金馬獎的包容性。台灣電影的產量少，今年獲金馬獎年度傑出電影工作者獎的是三十四歲的趙德胤，他是緬甸人，十六歲時到台灣讀大學，《翡翠之城》、《再見瓦城》同時入圍了今年金馬獎。他能被金馬獎單獨頒獎，體現出台灣影壇對扎根台灣的年輕影人的渴求。



香港產片《樹大招風》講述三大賊王的故事
網絡圖片